

東亞文化與臺灣

陳俐甫

真理大學校史館推廣服務組暨研究中心主任

臺北市立圖書館以「世界大不同：文化熔爐」為題辦理專輯，推動市民終身學習。筆者在真理大學擔任「東亞地域國際交流」與「東亞文化史」課程多年，並負責國定古蹟牛津學堂博物館推廣服務組工作，有幸為「臺北市終身學習網通訊季刊」撰文，分享這幾年的教學研究心得。

一、現代文化的認識與作用

我們知道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的時代，民族主義提倡「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雖然使許多弱勢民族可以獨立建國免於滅亡，但也因此產生很多帝國主義列強，造成無止盡的戰爭與殺戮。二十世紀民族主義並沒有成為進入世界主義天堂的基礎，反而成為近代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擴張主義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透過教育、媒體主張的「生存空間」、「優秀人種」、「優秀文化」等民族主義性的主張，全都成為發動侵略戰爭、屠殺猶太民族等的口號宣傳。

文化是十九世紀至今，所有國家要處理的重要事務之一。因為文化可以團結個體、建立尊嚴與團體認同，更可以成為資源分配的檢驗標準。如果對文化觀念沒有正確的瞭解，就容易被有心者濫用而導致悲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納粹德國強調文化的純粹性，納粹的作法是強勢驅逐或屠殺其他文化族群；美國、澳洲、南非人也同樣歧視有色人種的文化，他們的作法是逐漸同化其他族群，使他們失去文化認同。以今天世界人權的標準而言，所謂的文化熔爐，其實與直接用暴力滅絕其他族群，也只不過是野蠻程度不同的惡行而已。

現今國際上對於文化的觀點，絕對反對國家或族群的文化有「優秀文化」與「劣等文化」的說法，也不再強調文化應該融合為一，而主張文化應多元並存的觀點。

可惜，當人類開始有保護瀕臨消滅的物種觀念時，對於處理其他族群文化的態度仍然非常落後。一些權力者以「文化相對主義」姿態，欠缺同理心，拒絕理解異文化的內容，並以自由市場式的多元文化為藉口，放任其他弱勢文化

逐步凋零，或僅將這些文化當成玻璃櫥窗裡面的陳列品「保存」，沒有真正想要協助扶植、振興弱勢族群的文化。

臺北市是臺灣的首善之都，歷任市長都以國際都市自詡，這裡擁有全國最多的各類資源，都市中有來自臺灣各族群，乃至世界各區域的移民朋友生活於此，我們作為國際都市的市民，當然必須要有符合國際標準，新的文化觀念，這樣才能建構真正文化多元的社會。

二、東亞文化的認識與誤解

東亞文化是什麼？在筆者的教學經驗中，最多人直覺回答是在亞洲東部的文化，另外，也有很多人認為東亞文化就是中華文化或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亞洲文化。以上這兩種答案，前者屬於常識性回答，但卻缺乏科學基礎。因為亞洲地理上的中心點是在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北部。這樣說來，華人住的區域應該屬於東南亞或南亞文化才對，東亞文化地域變成主要在俄羅斯、日本、韓國或中國東北地區。很明顯的，這與大家心裡的東亞文化圖像偏離。所以說：東亞文化並不是純粹地理上存在於「東部亞洲」的文化而已，而是在歐亞大陸東部區域盛行的文化。不只是儒家文化，連騎馬民族文化、東亞海域的海洋文化也都是東亞文化的一部份。

另外一種常見的說法屬於國內教育或媒體所建構的結果：東亞文化就是中華文化或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文化。姑且不論中華文化在學術上的定義與內涵，因為這個定義強調中華文化的優勢，恐並非目前中國以外的亞洲國家（如鄰近的日本、韓國、越南）所能接受。如果一個文化定義走不出自己國家的政治權力範圍，那又怎樣能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互動呢？更談不上實踐尊重文化多元的當代人權價值了。

如果能跨越自己文化的限制，我們就會發現以下有趣現象：中國人將日本文化叫做東洋文化，而日本人則將中國史叫做東洋史，中國與日本到底誰是東洋呢？日本人將自己傳統服飾稱為「吳服」，而中國人卻將之成為「和服」。壽司到底算是日本料理還是中國料理？國人一定堅稱論語、孟子百分之百是中國典籍，但日本 NHK 的兒童日語課程將「禮失求諸野」、「雖千萬人吾往矣」列為日文傳統詞語。以上這些文化現象正說明了溝通的障礙與知識不足，會造成國際文化的認識不足。雖然我們在教科書、媒體、文學創作，經常使用東亞

文化這個概念，但國人對於東亞文化的認識，不管七歲或七十歲的朋友，恐怕都還停留在跟一百年以前一樣的觀念。

筆者對於東亞文化的看法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 (一) 東亞文化乃是複數性的文化存在，而非單一文化，所以不會是專指中華文化或大和文化、朝鮮文化、琉球文化。而且這些文化在歷史上相互影響，在現在的資訊時代更是如此。例如：東亞文化可能以日本豐田汽車的設計理念、韓國的網路遊戲的創作內容、中國漢字的書法美學一樣，有著跨區域的影響力。
- (二) 東亞文化是多源性的區域性存在，而非單一起源的。科學性的考古學研究已經證明，亞洲東部區域的文化是多源發生的，並非由黃河中游出現而擴張。很多器物文明或文化也是外部傳入中國，例如水稻、佛教、鐵器、騎術、龍。而中國最重要影響周邊文化的發明則是漢字，還有漢字文明衍生的儒教、官僚與科舉制度。
- (三) 東亞文化因為時間發展而變動，而不可能凍結在某一時代或時空的，文化的復興都也包含著相當程度的文化創新。去爭辯秦漢文化是或是唐宋才是正統中華文化，以東亞區域觀點來看，其實毫無意義。20 世紀後期，已有許多學者重新評價宋朝與魏晉南北朝等國力衰弱的年代，因為那時候民間的社會力相對蓬勃，思想文化上更能有精彩表現。國人過去對於文化事務，常與政治上的道統觀念混淆。知識份子過度強調「一脈相承」、「正統」、「嫡系」、「純種」等概念，常關心起源而不重視結果。造成中國歷史上需要「托古才能改制」，否則就是「數典忘祖」、「大逆不道」。社會對於時代變遷所需的適應期很長，造成體制過度僵化保守，新世代為了加速扭轉，往往進行過度破壞，五四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都屬於這類背景。
- (四) 東亞文化與其他文化一樣，是動態的存在，而且是發展中的，具有很多可能性，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都參與在其中。我們既受其影響，也可能影響它的之後的發展，所以每個人都應該具備相關的文化教養。

三、世界遺產登錄爭議的東亞地域觀點

最近幾年國人最常拿來當茶餘飯後議題之一的，應該就是南韓政府將划

龍舟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記為世界遺產。而且前一陣子南韓學者還宣稱孔子是韓國人、儒家思想也是韓國人發明的。相信更有很多人忿忿不平。日本人也有成吉思汗乃是日本人跑去蒙古，楊貴妃則是日本神去投胎的這類傳說。回想起來，中國人不也常說秦代的方士徐福就是日本開國的神武天皇嗎？那萬世一系的日本皇室決定的侵華戰爭，不都成為中國人到日本去懲惡大和民族的自作孽？那日本人還有戰爭責任嗎？國人所祭拜的地藏王菩薩，根據中國『宋高僧傳』等文獻，都明確記載釋地藏乃是來自韓國的新羅王子，那國人是還拜還是不拜？即是不拜地藏，釋迦牟尼乃是北印度的王子，屬於白種雅利安人的剎帝利階級血統，用人種或族群考量，那白人創立的佛教還算得上是東亞文化嗎？

以上種種，如用過去族群文化想法都會成為問題，用現在地域文化的想法就都不成問題了。韓國登記划龍舟是在韓國的世界遺產，並不表示中國的洞庭湖不能去申請，東亞文化並不是排他的，屈原時代有划龍舟，不表示其他地區沒有龍舟文化！中國的南方地區早在屈原以前就有龍舟文化，而此文化由朝鮮半島到中南半島，整個東亞大陸沿岸都存在著同類文化。不只是龍舟，連龍王的信仰也是東亞海域很早就共有的民俗信仰。媽祖也不是福建或臺灣專有的海上女神，整個中國沿海、東南亞、琉球、日本都有天后宮、媽祖廟的存在。

如果今天繼承東亞海域文化的韓國人還擁有龍舟的傳統，那他們去登錄世界遺產並沒有什麼不對。反之，如果我們如果不製作龍舟了、也不划龍舟了，失去了儀式與祭典時，還敢大言不慚向世界說龍舟是我們的世界遺產，那才是貽笑大方。

文化資產不只是器物而已，很多是無形的，需要被傳承下去，才能繼續擁有。

國人可能認為自己是「龍的傳人」，因為多少朝代以來，高高在上的統治者都是以「龍」自居，這讓市井小民們對神秘的「龍」一心嚮往之。因而創作與「龍」相關的許多文藝作品。這固然是中國歷史上發生的事實，但我們真的想過龍這種虛構的生物，真的是華夏文明所本有的嗎？

目前人類學的調查大多認定「龍」的崇拜原本是盛行於東亞海域，而非大陸內陸。東南亞與華南各地關於龍的傳說與信仰紀錄，更是早於中國的黃河流域。對應於另一種華夏文化早期崇拜的圖騰符號「老虎」符合華北之地理特性，虛構的「龍」應該源於來是南方江海中的爬蟲類，主要是由蛇的圖像加筆而來。

由此觀之，作為東亞文化的中華文化的主體，不僅有在北方想駕鶴成仙的炎黃子孫，更包括著崇拜蛟龍的南方蚩尤後代。

四、所謂的世界人就是文化多元人

如果有多重國籍，就是國際化，現在全世界有近兩百個國家，要拿幾本護照才算是國際人？如果說能夠說外國話才能全球化，世界上有上千種語言，要會說幾種語言才是世界人？

在這個資訊流通快速、人類大量移動的時代，去瞭解什麼是東亞文化，遠比去爭執什麼不是東亞文化更為重要。對於中華文化與臺灣文化，應該也適用這樣的態度。

放在東亞文化的角度來思考。東亞文化不等於中華文化，也不等於臺灣、中國、日本、北朝鮮、南韓的文化，就是再加上東南亞十一國也不對。東亞文化是區域的概念、複數的存在，影響的範圍各不相同。日本的阿信、中國的黃香、韓國的大長今都是東亞文化。漢字文化是東亞文化，佛教是東亞文化，儒家思想、功夫、壽司與筷子當然也都是。以此標準而言，我們就能說：加拿大宣教師馬偕博士遺留在淡水的文化，既是臺灣文化也是東亞文化！

國際化應該是可以理解並同理其他國家文化的能力！世界人則是可以超越國家格局與特定族群文化，以人類利益進行思考的人。超越族群並不是漠視族群，而是透過理解其他族群而透過人類層次的福祉追求，使族群可以多元發展、共存共榮。所以說：世界人就是文化多元人。

東亞文化教養，需要透過認識更多東亞區域內的文化才可能達成，只有認識夠多才能發現差異。圖書館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也是多元知識的寶庫，筆者的指導教授是位老圖書館人，我受到恩師的感召也曾在圖書館擔任多年志工，協助整理臺北帝國大學的典藏，因而獲益良多。建議各位朋友，不管想立志做世界文化人或是東亞文化人，透過圖書館來探索多元文化，正是最便捷而節省的方式。